

陈 鹰 ■ 著

生态文明 与 旅游价值观的重建

SHENGTAI WENMING
YU LUYOU JIAZHIGUAN DE CHONGJIAN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生态文明 与 旅游价值观的重建

SHENGTAI WENMING
YU LYOU JIAZHIGUAN DE CHONGJIAN

陈 鹰 ■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文明与旅游价值观的重建/陈鹰著.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213 - 04153 - 2

I. 生… II. 陈… III. 生态型—旅游—研究
IV. F59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3969 号

书 名	生态文明与旅游价值观的重建
作 者	陈 鹰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集团网址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www.zjcb.com
责任编辑	李 雯
责任校对	戴文英 杨 帆
封面设计	厉 琳
电脑制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0.25
插 页	1
字 数	17.2 万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13 - 04153 - 2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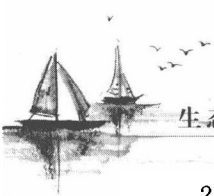
自 序

就人类社会而言,或许生态就是一种定律。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人口增长、粮食问题、资源短缺、环境问题等带来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这种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和压力重重的生存危机,促使人类生态思潮的产生和生态文明的形成。

人类生态文明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认识、觉醒到重视的过程。1962 年雷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的觉醒;1972 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的预警;1972 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人类环境宣言》、《只有一个地球》的呼唤,引起了各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许多国家相继成立了专门机构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正式吹响了人类共同迎接全球生态危机挑战的号角。

1987 年,由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领导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了人类发展的具体途径:可持续发展道路。它把对环境的保护视为“我们对其他生命和子孙后代在道义上的义务的一部分”,实现了环境伦理观上的变革。这也成为了人类构建生态文明的纲领性文件。1991 年,由中国发起并在北京召开的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上发表《北京宣言》,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保护全球环境方面所应承担的责任。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又名《地球宪章》)和《21 世纪议程》,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要遵循的 27 条基本原则,促进了人类构建生态文明的可行性。

由此可以看出,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文明的经济模式是生态经济,它把人类的经济系统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强行把生态系统纳入人类的经济系统。生态文明强调人类整体利益的优先性,倡导全球治理和世界公民理念。在生态文明时代,科学技术不再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修复生态系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助推器。



21 世纪,中国的发展进程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六大基本挑战:人口三大高峰(即人口总量高峰、就业人口总量高峰、老龄人口总量高峰)相继来临的压力;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加速整体生态环境“倒 U 型曲线”的右侧逆转;实施城市化战略的巨大压力;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并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和国际竞争力的培育。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其实质都是如何实现人类与自然资源、环境共同发展,即可持续的发展。这些问题也严重制约了中国未来的发展,只有在国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统帅下,才能得到真正有效地克服。

姜春云同志在《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略》一书中提出,自然生态恶化几乎是世界上一切古文明消亡的根本原因,世界上一切文明的共同基础是生态文明。在总结国内外生态与环境建设实践经验的同时,明确提出在人类温饱问题解决之后,生态与环境已成为保障人类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的第一要素;保护生态与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破坏生态、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优化生态与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从中国国情出发,强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率先提出了符合自然生态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九大生态治理战略和十大支撑保障体系。

生态文明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而可持续发展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因此,生态文明与科学发展观是相呼应的、契合的,生态文明建设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这是对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一次升华。报告指出: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增长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旅游,作为人类探知自然的一种方式,一直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最亲近也是最直接的互动。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审美情趣的提升,以及人们对自然以及人文环境的向往,现代旅游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在生态文明思潮的发展和影响下,现代旅游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从生态文明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旅游,并借鉴了大量生态文明思潮的理论成果,对旅游业

进行了改造和实践,取得了局部性的成果。特别是生态旅游,虽然原来只是作为一种旅游产品出现,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以生态文明价值观为核心,有体制和法律保障,具体实践可行的发展模式。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随着生态文明思潮的发展,人们从生态文明的视角对现代旅游进行重新的审视和反思,发现了现代旅游的诸多弊病:

1. 过分商业化。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旅游业,是改革开放后引进西方的市场经济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可以说,中国旅游业自诞生起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商品化的产物。现代旅游抹杀了旅游者的个性和对旅行过程的体验。商业宣传代替了人际交流,导游手册取代了旅游文学,旅游活动简化成“风景资源的生产—消费—交易”。过分商业化的旅游直接导致旅游功利主义,即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的方式和强度远远超过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违背其发展规律,这种功利主义还表现在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旅游服务业工作人员以及旅游学术研究和新闻媒体的舆论宣传上。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对作为物质层面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还给作为精神层面的地域文化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摧毁和伤害。

2. 雷同化。现代旅游标准化的后果之一是大规模的仿效。雷同的旅游景观、旅游路线、旅游方式单调而重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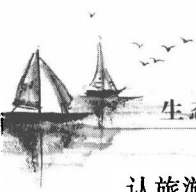
3. 媚俗化。现代旅游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旅游消费最大化,而一味地迎合大众的低级趣味性。

4. 强制性。现代旅游的主导者是旅游企业,它单方面决定了游客的旅行线路、旅游时间等。游客只能被动接受旅游企业的安排。

5. 破坏性。现代旅游者希望旅游目的地能够呈现出与其居住地不同的原生态景观。但同时他们又以现代化的标准来衡量旅游目的地。他们内心深处实际上有着一种文化优越感,缺乏对旅游目的地的“欣赏和了解”,更谈不上与当地居民的互动。

因此,生态文明的发展催生了生态旅游。生态旅游实践和学术研究及时引进了环境保护运动和自然回归思潮许多重要思想与理论,特别是对旅游主体如何保护并平等对待旅游客体做了一系列的规定和规划。

虽然生态旅游发展至今已经触及了对人类中心主义、唯发展主义、科技至上观等工业文明价值体系内核的改革或者改良,但就整个旅游业而言,生态旅游依然还形而下地表现为一种狭义的旅游方式,和商务旅游、会议旅游等同属于一个范畴。也就是说,从实践层面来看,它更多的还停留在生态旅游发展的第一阶段。同时,在看待旅游者和旅游对象的关系问题上,旅游主体行为、准则的限制依然建立在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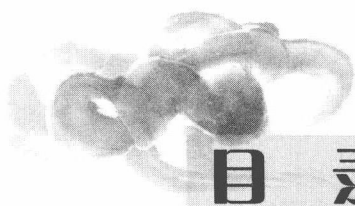


认旅游主体对旅游客体的统治地位的基础之上,承认双方是以一方为中心。另一方面,生态旅游目前在旅游业界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内涵,虽然目标比较明确,但要增强生态旅游的可操作性尚需时日。因而,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生态文明条件下现代旅游业的价值观体系,促进旅游业的和谐发展是编写本书的初衷,而从生态文明的角度进行旅游业价值观的建构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也是本书重墨诠释之处。

本书内容共分为六章。首先从生态文明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生态文明与旅游的发展史,通过人类史上各个阶段生态文明思想对旅游价值观的作用,深层次剖析旅游活动的行为、动机及价值核心,然后从哲学的高度出发解析现代旅游及旅游业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唯发展主义和科技至上观的本质与内涵,并为生态文明条件下的现代旅游提供借鉴,进而从生态发展的角度,运用生态文明思想,重新构建适应生态文明时代的旅游价值观体系,并通过具体案例探索对旅游业的建设和发展,以期对旅游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今年是我从大学教授到地方从事旅游管理实践的第15个年头。多年的研究和历练使我对旅游价值观的重建产生强烈的使命感。继前年出版《旅游资源评价体系研究》之后,我又全力投入研究和写作。蒙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使本书在最短的时间内与读者见面。期待我对旅游发展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的思考引来更多的共鸣!

2009年9月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 一、生态思潮的形成和发展 / 1
- 二、当代生态思潮要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 / 2
- 三、人类生态文明的转向与旅游价值观 / 8
- 四、西方旅游概念与中国古代旅游概念的比较 / 10
- 五、生态旅游的发展 / 12
- 六、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价值观下的旅游业 / 14

第一章 前工业文明时期的生态思想与旅游价值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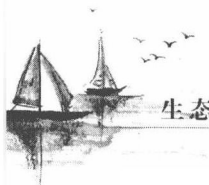
第一节 采集—狩猎文明时期的生态文明思想与旅游状态 / 18

第二节 农牧文明时期的生态文明思想与旅游状态 / 21

- 一、农牧文明时期的生态状况 / 21
- 二、农牧文明时期的两种生态价值观 / 22
- 三、农牧文明时期的旅游概述 / 25

第三节 农牧文明时期的几种旅游形式及其内在价值观 / 27

- 一、帝王巡游 / 27
- 二、军事旅游 / 28
- 三、商贸旅游 / 29
- 四、文化与宗教旅游 / 30



第三章 工业文明时期的生态困境及旅游价值观的没落

- 第一节 工业文明时期的生态危机 / 34
- 第二节 工业文明时期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 / 36
 - 一、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建立及其本质 / 36
 - 二、科学万能与技术迷信的物化与疏离 / 39
- 第三节 工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观 / 41
 - 一、培根和他的机械主义 / 41
 - 二、工业文明价值体系下的基督教自然主义 / 43
- 第四节 工业文明价值体系下旅游文化的没落 / 45
 - 一、海外大巡游 / 45
 - 二、殖民式的海外大侵略 / 46
 - 三、大众化旅游的兴盛及旅游的商品化 / 48
 - 四、工业文明价值体系下的旅游及旅游业现状分析 / 49

第三章 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与后现代旅游的发展

- 第一节 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 / 56
 - 一、现代文明生态意识的觉醒 / 56
 - 二、全球性官方生态意识的复苏以及采取的措施 / 57
 - 三、全球性民间环保运动的兴盛 / 59
- 第二节 现代文明生态转向期的理论成就 / 60
 - 一、深层生态学 / 60
 - 二、生态女权主义 / 66
 - 三、生态伦理学 / 71
 - 四、后现代时期的宗教与生态关怀 / 75
- 第三节 后现代旅游——现代旅游向生态旅游的转型 / 77
 - 一、后现代旅游视角中的现代旅游 / 77
 - 二、后现代旅游的主要特征 / 78
 - 三、后现代旅游的困局 / 80

第四章 生态文明与旅游价值观

第一节 生态文明时期的哲学与社会文化转变 / 88

- 一、生态文明时期哲学世界观的转变 / 89
- 二、生态文明时期社会文化特征的转变 / 90

第二节 生态文明时期旅游价值观的重建 / 92

- 一、生态文明时期旅游价值观重建的基础 / 92
- 二、旅游价值观重建的条件 / 96
- 三、中国生态哲学思想与新旅游价值观的天然耦合 / 100

第三节 生态文明旅游价值观的诉求 / 106

- 一、生态文明旅游价值观的个体性诉求 / 106
- 二、生态文明旅游价值观的社会性诉求 / 109
- 三、生态文明旅游文化的诉求 / 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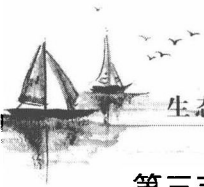
第五章 用生态文明价值观引导中国旅游业的发展

第一节 生态文明价值观下旅游业的重新定义 / 114

- 一、旅游业定义的意义 / 114
- 二、旅游业定义的难点 / 114
- 三、现代旅游业的定义 / 115
- 四、生态文明价值观下旅游的重新定义 / 116

第二节 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程 / 118

- 一、旅游产业属性：在变迁中定位 / 118
- 二、旅游市场发展：在开放中成长 / 119
- 三、产业体系培育：从单一到综合 / 120
- 四、管理方式转变：从企业管理、行业管理到公共管理 / 123
- 五、旅游市场开拓：从宣传到营销 / 125
- 六、国际化发展：从引进到交融 / 127
- 七、科教兴旅：从策略到战略 / 128



第三节 以生态文明价值观引导中国旅游业的发展 / 130

- 一、建立以个体体验为价值核心的旅游业 / 130
- 二、以“生态旅游”为契机,以点带面,全面引入生态文明价值理念 / 132
- 三、体制化、系统化的生态文明价值观指导下的中国旅游业 / 134
- 四、以生态文明价值观引导旅游学科建设与发展 / 135

第四节 较好体现生态文明价值观的旅游发展模式案例 / 139

- 一、大力引导旅游综合体建设(以浙江杭州为例) / 139
- 二、从生态旅游到以生态文明引领旅游业发展(以浙江安吉为例) / 143
- 三、个体体验与景区的分散开发矛盾的解决(以湘西凤凰为例) / 145
- 四、个性体验背景下旅行社行业的信息化改造(以当下旅行社的信息化改造为例) / 147
- 五、旅游业对促进后发型地区跨越性发展的作用(以浙江武义生态文明战略的实施为例) / 151

导 论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由于人类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和生存危机带来的重重压力,生态思潮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于生态的思考和理解成为人类普遍采纳的思维方式,从生态的角度探讨问题,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趋势。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都建立了与生态相关联的新的交叉学科。不少思想家预言:鉴于人类所面临的最严重、最为紧迫的问题是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21 世纪必将是生态思潮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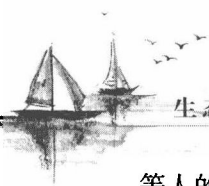
生态思潮是在人类和整个地球处于生存危机的大背景下形成并发展的,是人类防止和减轻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表现,是具有社会和自然使命感的人文社科学者在拯救地球生态的强烈责任心驱使下所引发的一次思潮。

一、生态思潮的形成和发展

当代生态思潮始于西方,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大致分成三个阶段:

1. 形成阶段(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及其作品有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1962 年)、怀特的《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1967 年)、佩切伊的《深渊在前》(1969 年)、梅多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1972 年)、莫斯科维奇的《反自然的社会》(1972 年)、奈斯的《浅层的生态运动与深层和长远的生态运动》(1973 年)、帕斯莫尔的《人类对自然的责任》(1974 年)、莫兰的《自然之自然》(1977 年)、约纳斯的《责任原理》(1979 年)等。

2. 发展阶段(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阶段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出现了影响很大的著作,主要有莫尔特曼的《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1984 年)、泰勒的《尊重自然》(1986 年)、拉夫洛克的《该亚:地球生活的新视野》(1987 年)、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1988 年)、克利考特的《捍卫大地伦理》(1989 年)、布克钦的《生态社会学理论》(1990 年)、庞廷的《绿色世界史》(1991 年)、伯林特的《环境美学》(1992 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1993 年)、沃伦的《生态女性主义》(1994 年)、格罗特费尔蒂



等人的《生态批评读本》(1996 年)、戴利的《生态经济学与经济生态学》(1999 年)等。

3. 总结与提升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这一阶段的代表性著作有马歇尔的《自然之网:生态思想研究》(1992 年)、诺顿的《走向整体的环境主义者》(1994 年)、沃斯特的《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1994 年)、齐默尔曼的《环境哲学》(1998 年)、本顿等人的《环境话语及实践》(2000 年)等。

我国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关注生态思潮,陆续翻译了一批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神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政治学、生态美学、生态史学、生态女性主义、生态社会学、生态经济学的著作,并出版了一批研究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的专著。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世界生态思潮逐步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生态思潮的主要诉求是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以生态学的价值观探究人类的思想、文化、科技、生产和生活方式,并研究社会发展模式是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恶劣态度和竭泽而渔式的行为,以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生态思潮的目的是变革思想文化,进而推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科学研究和发展模式的变革,建立新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

二、当代生态思潮要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 人类中心主义

第一个对人类中心主义发起直接批判的是生态思潮的始作俑者,杰出的生态思想家和生态文学家雷切尔·卡森。卡森认为,人类竭泽而渔地对待自然,其最主要的根源是支配了人类意识和行为达数千年之久的人类中心主义。“犹太—基督教教义把人当作自然之中心的观念统治了我们的思想”,于是“人类将自己视为地球上所有物质的主宰,认为地球上的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动物、植物和矿物——甚至就连地球本身都是专门为人类创造的”^①。

在卡森的影响下,许多人加入了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阵营。美国史学家怀特在他那篇被誉为“生态批评的里程碑”的文章——《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中指出,“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构成了我们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指导着我们的科学和技术”,鼓励着人们“以统治

^① Carol B. Gartner, *Rachel Carson*[M].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1983.

者的态度对待自然”。生态社会学家威尔森更是愤然断言：“没有任何一种丑恶的意识形态，能够比得上与自然对立的、自我放纵的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危害！”^①生态思想家帕斯莫尔指出，人类对自然的态度是狂妄自大的，“这种狂妄自大在基督教兴起后的世界里一直延续，它使人把自然当作‘可蹂躏的俘获物’而不是‘被爱护的合作者’。《创世纪》就是我们的起点”，“基督教鼓励人们把自己当作自然的绝对的主人，对人来说所有的存在物都是为他安排的”，“基督教的这种对待自然的特殊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它的人类中心”。^②另一位生态思想家马歇尔在《自然之网：生态思想研究》中也指出：“《创世纪》里最重要的词语‘kabas’和‘rada’在整部《旧约》里都有使用，意思是残酷的殴打或压制。这两个词都被用来描述征服和奴役的行为，都给人这样一种意象：征服者获得了完全的统治，并把脚踩在被打败的敌人的颈项上。因此，出现这样的结果就不足为奇了：基督教徒把《创世纪》里的这些话传统地解释为神对人的授权，允许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征服、奴役、开发和利用自然。”^③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人类不可能不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不可能不首先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环境保护是为了人而保护环境，而不是为了自然而保护自然；为保护环境付出一些代价，目的是人类长久地生存和长久地从环境中获利。于是，有人提出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改良成所谓的“弱势人类中心主义”、“开明人类中心主义”或者“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与之相关的，也要对传统的人道主义进行修正，建立“新人道主义”。“新人道主义”的主要内容是把我们的生命形式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从人的总体性和最终性上来看人，从生活的连续性上来看生活”。还有人提出“生态人文主义”的概念，这种新的人文主义强调的是“人对自然的爱、谦卑、尊重与合作，恢复并赞赏人在自然面前的谦卑态度，强调人类合作性地参与整个星球的生命共同体”^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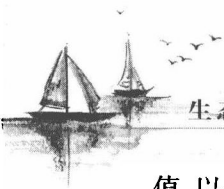
另一些生态思想家则认为，要缓解和消除生态危机和所有物种的生存危机，人类——作为地球生态危机的酿造者和责任者——必须跳出自我中心这个局限，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并以这样的思考来约束自己的生活和他发展，提出了生态整体主义(ecological holism)。即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

① Edward O. Wilson. *On Human Nature*[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② John Passmore. *Man's Responsibility for Nature: Ecological Problems and Western Traditions, Second Edition*[M].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 Ltd., 1980.

③ Peter Marshall. *Nature's Web: An Exploration of Ecological Thinking*[M]. London: Simon & Schuster Ltd., 1992.

④ Louise Westling. *On Ecocriticism* [J]. PMLA, 1999.



值,以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标准,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最高尺度。

生态整体主义的发展是生态危机现实状况下的产物。进入 20 世纪后,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保护事业已经陷入绝境,因为人类如果不能超越自身利益并从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出发,人类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保护生态并重建生态平衡,不可能恢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关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只要是以人为本、以人类为中心,人类必然倾向于把自身利益或地方、民族、国家等局部利益置于生态环境的整体利益之上,必然倾向于为危害自然的行径寻找种种自我欺骗的理由和借口,生态危机也就必然产生并越来越紧迫。只有放弃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才能真正做到保护自然。

同样的,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整体主义延伸到人类社会领域,如果人类不能超越自身的局限,不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考虑,那么,即便在人类社会的范围里,也不可能做到超越个人中心。否认人类能够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与否认人类应当抛弃极端个人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逻辑是相同的,例如男性中心、白人中心、欧洲中心等。人类只有勇敢地承担起重建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责任,才能真正堪称这个地球上最智慧、最有价值的生命。

(二) 唯发展主义

早在 1925 年,生态学家利奥波德就严厉地批判了“经济第一、物质至上”的发展观。他把“唯发展主义”形象地比作在有限的空地上盖房子,“盖一幢、两幢、三幢、四幢……直至用完所有的土地。然而,我们却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要盖房子”。他认为,人类要在这片大地上安全、健康、美好、长久地生存,就必须抛弃唯发展主义。

诚然,与任何一种生物都有生存和进化的权利一样,人类作为这个星球的一个物种,自然也具有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人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使生活过得越来越舒适的愿望无可厚非。但是,20 世纪后半叶以来所发生的生态危机告诉我们,人对物质的无限需求与生态系统的有限承载力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我们再不限自身的发展,其结果只能是走向灭亡。从目前来看,人类还不可能脱离生态系统而存活,开发替代资源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不可再生资源的迅速枯竭,全球各地产生环境污染的速度远远高于治理污染的速度。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远未达到在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崩溃之前重建一个新的生态系统或迁移到另一个星球的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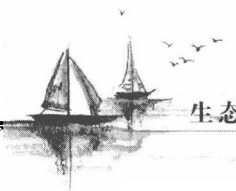
平。那么,我们就只有一个选择:以生态系统的承载力来限制物质需求 and 经济发展。当然,生态的制约可以是动态的、相对的,即随着人类在开发替代资源、治理污染、重建生态平衡等方面不断进展,生态对发展的制约可能会不断放宽。但是,制约是必需的、绝对的,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就是发展的制动器。

唯发展主义将人类在人性解放、人格完善、安全和美好地生存、与自然休戚与共、与他人和谐相处以及物质生活适度改善等多层面、全方位之需求,缩减成物质需求的满足和物质生产的发展,严重忽视了人类精神和文化的发展。正如法国思想家莫兰剖析的那样:“‘发展’的概念总是含有经济技术的成分,它可以用增长指数或收入指数加以衡量。它暗含着这样一种假设,即经济技术的发展自然是带动‘人类发展’的火车头……‘发展’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忽略了那些不能被计算、量度的存在,例如生命、痛苦、欢乐或爱情。它唯一的满足尺度是增长(产品的增长、劳动生产力的增长以及货币收入的增长)。由于‘唯发展主义’忽视质量,如存在的质量、协助的质量、社会环境的质量以及生命的质量……‘发展’一词忽视了人类诸如捐献、高尚、信誉和良心等不可计算、不可变卖的精神财富。‘发展’所经之处,人类文化宝藏、古代传统与文明成就灰飞烟灭。‘欠发展’这一漫不经心的粗野提法将人类文化智慧与人生艺术贬得一钱不值。”^①从根本上说,经济发展是为人类服务的,经济发展本身不是目的,只是过程或手段。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应该是让人更安全、更健康、更美好地生存,更自由、更解放,精神更为充实、人格更加完善。为发展而发展,必然导致“发展”的自足化和异化。“发展”异变成一个对人类而言巨大而沉重的压迫体,必然会要求甚至迫使人为其牺牲最主要的追求、最重要的普适价值和最基本的权利。以“工业的合理化”、利润最大化、生产效率最高化、“都市化、官僚制度化、技术化”等所谓的“发展”硬道理,取人性之理和自然之理代之。

针对唯发展主义,艾比在《请珍惜生命》一书里阐述了生态发展观的两个主要标志:一是“以开放、多样化、宽容、个人自由和理性为基本价值”,二是“自然界必须被当作平等的伙伴对待”。^②生态发展观督促人们不要把发展局限在物质生活和物质生产两方面,而要向另外两个维度扩展。首先,是精神生活的充实丰富和人性人格的解放完善,以及为实现它所必需的社会变革——走向更为公正、更为民主、更加自由和更加和谐的社会。其次,是缓解直至消除生态危机,恢复和重建生态平衡,进而与自然万物相互依存地和谐共处。这是人类永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① 乐黛云、李比雄:《跨文化对话》,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

^② Edward Abbey. *One Life at a Time, Please* [M]. New York: Henry Halt and Company Publishers, 1988.



(三) 科技至上观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科学技术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力量,它能够轻易地将整个地球及所有生命彻底毁灭。科学技术及其应用关乎全人类的命运,关系到所有生命和整个地球的生死存亡。科学技术已经不只是科学家的事情,也绝对不仅仅是有权力、有财力操纵科学家和科学研究的利益集团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监督权和批判权,都应该具有对科学技术进行制约和改造的权利。

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科学技术备受推崇。人们在反宗教和倡理性的社会革新进程中,赋予了科学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之不二法门的重大意义。“人们心甘情愿地称科学为现代的宗教,认为它远比被其取代的诸多宗教要神圣得多”,“对很多人来说,从正面来讲,科学‘永远正确’,从反面来讲,‘科学永远不会犯错’,正是这一专断信条使科学容不得半点批评”,“科学不仅凌驾于公民之上,也远离了公开的辩论”。在制造了大量不可根除的污染和无法挽救的环境灾难之后,它竟然还试图让人们相信科学家“能解决所有问题,科学和技术是万能的”。然而,眼下的生态危机告诉人们,科技绝对不是永远正确的,科学万能论和技术乐观主义是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科学依据的自欺欺人的假说。

科学既产生造福的可能性,又产生奴役或致死的可能性,而且这两种可能性密切相关。现代科学技术具有扩张的特性,它们往往自大狂妄地与自然对立,以违背自然规律、干扰和扭曲自然进程为能事,造成全球范围日趋严重的、难以根除的污染,譬如核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及其应用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等。除了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自身存在的种种弊端外,还有一个特别危险的现象,即它们被金钱势力和政治势力所左右,“科学家们被完全剥夺了对这些从他们的实验室里生产出来的力量的控制权。这些力量被集中在企业的领导人和国家的当权者手中。今后在研究和强权之间将有着前所未有的互动关系”。

生态思想家还对科学技术工作者缺乏社会责任、人类责任和生态责任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卡森“质疑了我们这个技术社会对自然的基本态度”^①,揭示了“隐藏在干预和控制自然的行为之下的危险观念”^②,“警告人们缺乏远见地用科技征服

① Mary A. McCay, *Rachel Carson* [M].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3.

② Paul Brooks, *The House of Life: Rachel Carson at Work* [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2.